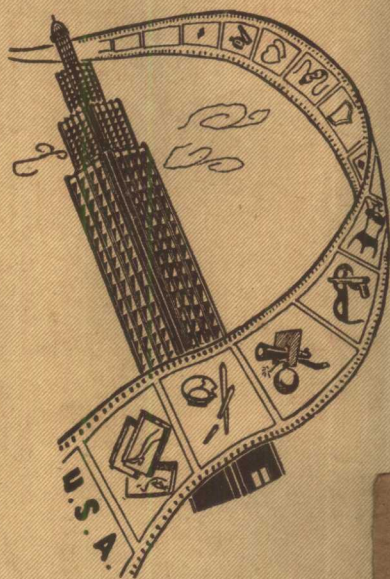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圓文化山

夢遊記

著 金·曼·羅
譯 國 柏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發行

金圓文化山

夢遊記

金圓文化山



金圓文化山

記遊夢山化文園金

著 金·曼羅

譯 園 柏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行 發 店 書 聯 三

639 • Q315 • 32K • P106 • \$3.8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二月第一版
蔚文印刷公司承印
上海造 0001—7000 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天津 • 濟南 • 西安 • 長沙 • 開封
香港 • 大連 • 哈爾濱 • 重慶 • 漢口

譯者序

替獨佔資本服務的美國資產階級文化，目前正在經歷着深刻的危機，而這危機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密切不可分的。這種文化在思想內容上是反動而且腐爛的。這種文化運動依循着兩條路線，一條路線向着廣大的勞動人民，用腐爛的作品來毒害勞動人民的心靈，使他們癡痺，使他們墮落，使他們失去信心，使他們離開鬥爭。另一條路線則向着「特選」的文化圈子，即知識份子，使他們沉醉在幻想的世界裏，使他們脫離政治鬥爭，失掉他們所能起的啓蒙作用。

這本用幻想小說的體裁寫成的論文，就是把美國資產階級文化的第一條路線（向着羣衆的路線）所進行的「鬥爭」，赤裸裸地加以揭破，無情地加以批判的。如作者所說，「這裏所記的全部事實和數字，都有文件佐證。那全是美國雜誌書籍上的資料。我的報告是一種不用攝影機拍成的新聞片。」

在這部新聞片裏面，美帝的代言人及其所謂「文化」，完全一絲不掛的裸露在讀者面前。你不但知道美國有五十萬「仁家」，不但看見了袋中書 pocket book 如何征服了廣大的讀者，而且看見了並且理解了美國資產階級文化的各種傾向。比如說，廣告的傾向（嫵娜式胸衣，羅蜜歐吊機帶，朱麗葉護肩）混和了人性的墮落（殺人 Murder——妻子殺丈夫）——又混和了反蘇反民主的意圖（納粹間諜

的反蘇『著作』成爲暢銷書）。

驚奇的事情一幕跟着一幕的展開在你面前。爲着適應『大量生產』起見，美帝的『學者』們竟發明了『文學生產合理化』的做法（見本書第七章）。

本書的最後一章指出了美國進步作家是『不會出賣他們的腦袋的』；他們的事業和人民解放鬥爭事業聯結在一起。

這部小冊子是從一九四八年五月號的『蘇維埃文學』譯出的，其中有若干章曾在『世界知識』上連載過，現在把連載時所節譯的，都一一查對原文補上；至於原文所舉許多人名書名，因爲譯者即將離港，來不及加註了。

譯者誌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香港

再版付印後偶得一九四八年柏林 SWA-VERLAG 印行的德譯本（書名是 Der Amerikanische Parnass, 由 L. Nebenzahl 譯成德文），查對英譯，略有出入，只好待三版時設法補正。

譯者再記 一九五〇年二月

目次

譯者序

一	我到了金元文化山.....	一
二	精神食糧工業.....	三
三	必須澈底爭取讀者.....	八
四	我們在街上測驗民意.....	三三
五	頭等文學.....	一九
六	在老闆的寫字間裏.....	三
七	文學生產合理化.....	二五

八	白電話的襲來·····	二九
九	我碰到了PHP·····	三三
一〇	『殺爲誰』？·····	四〇
一一	廣告·····	四八
一二	到達『明星』的道路·····	五二
一三	『剪掛』級·····	五五
一四	二十一世紀的文學·····	五九
一五	與鬼魂最後一次的爭論·····	六四
一六	他們不會出賣腦袋的·····	八三

一 我到了金元文化山

從遠處看，似乎是一道拱門。那是在一條筆直的、寬闊的可以急駛的公路底盡頭的。我看不清它究竟是什麼；至少我從來沒看見像這樣子的事物。我起了好奇心，我決定要去觀光觀光了。

我不曉得我走了多久。我的錶停了；我忘了開錶。我越是走近那道拱門，就越知道它的比例是如何的龐大。到我能够下判斷的時候，它已經高到差不多像自由神像一樣了。它的尖頂有一些什麼在發着光亮，我走近去，就看出了五個大字：金元文化山。

有一個人戴了一頂小帽，坐在加油站外邊的凳子上，我走過去，很客氣的問他，可不可以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呢。

他聽了我的話，就解釋說，這道拱門就是一個特殊領土的開端的標記，這片領土不屬於哪一州，有點像華盛頓京城所在的哥倫比亞區似的。

哦——我心裏想——這裏一定就是金元國家的精神文化中心了。

可是幹嗎拱門上面連一個文藝女神像都沒有呢？而且，它的建築也着實使我發呆。我決不定那究竟是多列式建築呢，還是埃奧尼克式建築，還是哥林西亞式的建築（註：這些都是古希臘的柱頭樣式

——國），也不知是否三者的混合。這很不容易說，因為它從上到下都給廣告遮滿了，那是銀行、工廠、保險公司、百貨公司的廣告，接着就是電影公司、出版公司、報館、雜誌社、新聞社和無線電廣播公司的廣告，其間又雜拌了馬寶香烟、固齡玉牙膏、沙治指甲油、嚴拉拔毛藥、凱撒絲襪子、根德基老酒和諸如此類的廣告。

那九位文藝女神所居住的山頭，是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我這驚慌的注視之下，出現了一個全是摩天樓的城市。從遠處看，這些摩天樓使我想起了一些烟匣子，一個一個的直立着，上面還插了些方形的蠟燭。這所謂文化山的『山』，究竟在那裏呢？

下面就是我在這個地區作短期旅行時所見所聞的忠實紀錄，這裏所記的全部事實和數字，都有文件佐證，那全是美國雜誌書籍上的資料。我的報告是一種不用攝影機拍成的新聞片。這部新聞片的主要内容就是紀錄新聞，小說的成份只不過用來發展這些動作而已。

這個文化山，即使是在最詳盡的遊覽指南裏面，也找不到的，可是它却像尼亞加拉瀑布、花旗銀行或者杜魯門主義那樣的現實。

在地理上說，文化山不知道在那裏，然而它却構成金元帝國的一部份。文化山的一邊，靠近華爾街及其股票交易所之類的機構；另一邊接着著名的洛杉磯城郊、好萊塢，此外它又隨處觸到了三十三個產業中心。

二 精神食糧工業

我的一家旅館安歇下來之後，就決定先去拜訪文化山的行政當局。還沒有打電話去通知他們，當局的一個代表可就已經走進我的房間來了。這是一個極可尊敬的紳士，年紀約莫五十多歲，面色紅潤，頭髮銀灰，看樣子恰在一個參議員和一個劇場演出者之間的人物。他說，他的上司們全在昨天有要公飛到華盛頓去了；他又說，他是社會局代理局長，因此他樂於帶我到邁爾去觀光觀光。

「我也是我們這裏一家銷路最廣的文藝雜誌的主編呢。」他說，「我認爲我是你最理想的嚮導。我一定把你所應當觀光的東西，逐一帶你看。」

「我想先和你們這裏幾個最有名的作家碰碰頭，」我這樣說。

老闆裂開了他的下唇。

「唔，」他說，「這要看你抱着什麼目的到這裏來了。是要看看我們這裏的情況呢，還是打算收集幾個作家的簽名？」

我聳了聳肩。

「那自然是頭一個目的。可是……」

老闆把我的話打斷了：

「到我們這裏來研究我們文學的外國人，大都祇對一些名傳四海的作家發生興趣。就外邊世界來說，這些作家代表着美國文化。他們好比你所住的高級飯店，用來專門招待外國旅客的。可是這些上流地方，却不能使你**知道美國人吃的是什麼**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那你就得跑到大眾所常去的飯館去白相白相。」

「我所要看的，是你們這裏大多數作家寫出來的文學，是你們這裏大多數出版社印出來的文學，是你們這裏大多數讀者天天閱讀的文學。」

「照這樣說，你就不想看我們的豪華飯店，却要看看大眾所常去的自助餐室和小咖啡館了？大量製造精神食糧的企業，全集中在我們這一區。」老闆一邊說，一邊跑到窗口，指了指那個城市。「真正的金元文化正好就是在這裏製造出來的。我們這一區是精神食糧工業的中心。全世界怕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地方來了。我們這一區真是金元帝國的驕傲！」

「那麼，你比擬做第一流飯店的那些作家，又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我問他。

老闆朝着城外的樹林那個方向，動了動下巴。在那遼遠的樹林中，可以隱約看見一些小屋子的屋頂。

「我們把他們搬到城外去了。他們在城外住得比較舒服些，他們可以平心靜氣的寫作，或者分送

他們的簽名式。」

「可是文化山的那個山在什麼地方呀？加斯達里亞噴泉、貝格索斯、繆司女神，還有別的東西，又在那裏呢？」

老圖面孔轉了顏色。「你說什麼山？」接着他忽然大笑了一陣，就用一種開玩笑的說法向我說：「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在城西我們有一個月光公園，裏面有一個幾百呎高的小山。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沿着山坡滾下來。十秒鐘驚險，十分鐘喧笑，尤其是你滾下來扯破了褲子的話。至於什麼女神，你可以到「單身漢貝格索斯」(Bachelor Pegasus)去，包你看到，入場券四角五分，可以看到許多漂亮的少女，全身一絲不掛，只戴了耳環，穿了拖鞋。可是，我的好客人，時光不早，還是言歸正傳吧。」

我們下了樓。老圖那部轎車早已等在路旁了。

我們開到大街去，這條大街兩邊全是第一流的出版社，銷路最大的雜誌編輯部。成堆成堆的男女老幼，手裏拿着公事包、傳單、一捆一捆的什麼小皮包、旅行袋，站在那些大廈外面。

「看見沒有？」老圖指了指那些人堆。「全是作家。你知道我們這個國家，一共有多少作家？」爲了加重他的說話效果，他歇了一歇，然後纔莊嚴地宣布：「一共有五十萬！三十五萬作家完全靠寫作的收入維持生活，二十萬作家以寫作爲副業，其餘的就把寫作當做業餘的玩意。你想想看吧，有五

十萬人經常在寫書呢！」

老闆發覺我露出了很客氣的不大相信的笑容，他便說：

『這些數目字是一九四一年發表在作家雜誌（Writers' Journal）上的，從來沒有人否認過。但現在說起來，當然有點過時了。由於軍隊復了員，戰爭工廠關了門，作家的數目無疑地在增長着。一定在五十萬以上了！這可不就是金元帝國文化興盛的證據嗎？』

我向那一堆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作家們望了一眼。有幾個坐在路旁的階石上，在嚼三文治。有幾個不勝妒忌的目不轉睛的在打量着三文治。我覺得這些所謂作家，與其說是阿波羅的精神忠僕，還不如說是一羣失業者。靠着編輯部和出版社的門前，是人最擠的地方。沒有人排尾巴，有力者排開衆人往前衝着。有一個戴了黑眼鏡的女人，正從人行道上拾起幾頁原稿，她在哭着。老闆踏了踏油門，汽車就一骨碌駛往前面去了。

在路上飛馳的時候，我走馬看花的看見許多報攤，全堆滿了雜誌，封面真是五彩繽紛。老闆把車子慢慢的駛着，使我能够看到這些報攤。

『這些大衆雜誌，銷路之廣，是世界上最有的。拿柯里爾周報（Collier's）說吧，發行額是二百五十萬份。星期六晚郵報（Saturday Evening Post）發行三百萬份。還有給農村人口看的圖畫雜誌，如鄉居（Country Home）和鄉紳（Country Gentleman），都發行好幾百萬份。我們也有不少

的婦女雜誌，最流行的是婦女家庭雜誌（Ladies' Home Journal），按照最近的數字，發行額超過五百萬份，而婦人家庭良伴（Woman's Home Companion）則發行三百五十萬份。此外還有許多流行的月刊、周刊、雙周刊、半週刊等等，內容也應有盡有。最廉價而又最大衆化的是叫做 Pulp magazine 那一類，用白報紙印的。你想想看，要有多少原稿，才排得滿這許多雜誌，要有多少作家，才寫得出這許多原稿。我們這個國家，說到它的作家力量潛能來，可真是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國的！」

老闆望了我一眼，好像要享受一下他這幾句話所引起的反應似的，驀地裏他把車子停在一間鋪子那裏，原來鋪子門前擺了無數的小書的。

三 必須澈底爭取讀者

「這裏你可以看到我們所謂的袋中書 (Pocket book) 了，」老闆說。「袋中書是我們這個國家對世界文化最大的貢獻。要研究我們這裏的文化，而不把袋中書包括在內，那就等於去研究一國的軍力，而不把步兵包括在內一樣。袋中書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文學底步兵呀！我們這裏是袋中書的老家——所謂袋中書，即是價錢便宜，開本不大，可以放到衣袋裏去的。」

「依我看——」我很有禮地插嘴說：「這一類書在歐洲和亞洲都不陌生的。在美洲還沒有發現之前幾個世紀出版的中國辭書上，就有了「袖珍」這個詞兒，意思就是可以藏在袖裏的書。」

老闆揮了揮手。「胡說！別相信柴納門（註：鄙視中國人的稱呼——閩。）的胡說！袋中書的歷史是一九三九年開始的，決不會比這更早。讓我把它的歷史簡單的告訴你吧。」

老闆關於袋中書的歷史底談話，可以歸納成下面的樣子：

「戰前幾年，許多出版家發覺一般美國讀者的購買力一天天在降低。普通的書價——每冊兩三元，確實太高了。書業很不景氣，出版家僅可維持開銷。有一天，加洛普民意測驗作過一個調查，發現美國人口中，只有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二（即千分之二）經常買幾本書讀的。這結果使出版界嚇了一

跳。有許多出版家就決定集中力量去出暢銷書——如曼球隊名錄、婦女醫藥顧問、烹飪大全等等。可是有一個出版家——德·格拉夫（Robert de Graaf），苦思了一晝晚，就決定作一次大胆的試驗。於是在一九三九年，征服讀者的作戰，就在新世界開始了。書本給大量的出產着，每本價值不過一角五分到二角五分——只合普通定價的十分之一——而且大小剛好可以放在衣袋裏。」

這些袋中書不僅在書店和報攤上發售，還同時在衣服店、在十萬間食品店、在麵包店和香煙店裏賣。你可以跑進藥房去，買一本袋中書，同時買一盒保護皮膚的藥膏。此外還組織了專門的旅行商，到四鄉去兜售。這些人全是最有生意眼和最有口才的。他們從前賣過印上大城市美女照片的明信片，賣過奇效的雞眼藥膏，有很豐富的經驗，他們就充份利用了這些經驗，來推銷這新型的可以放到衣袋裏去的書。

袋中書的攻勢，是以勝利結束的。廣告也幫了不少的忙。在最初的十八個月裏面，已經賣了七百萬本。

在戰爭中，袋中書的地位可更加穩固了。戰爭和紙荒打擊了出版普通型式的書籍底出版家。五個出版家——企鵝（Penguin）、賓覃（Bantam）、袋中書（Pocket Book）、德爾（Dell）、和阿馮（Avon），就專門印小型的書，來適應這種局勢。他們為袋中書爭奪書業市場。

『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三個重要結果——』老闆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他這簡短的演講。『就是：軸